

# Angle

## 我們現身：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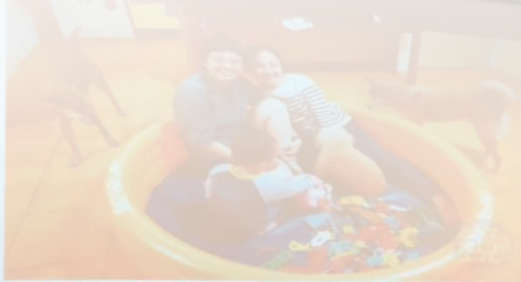
陳怡伶、林怡如  
同志收養家長

### 媽媽、媽咪、兒子：我們無血緣收養的成家之路

在現行法律上，同志配偶無法「共同收養」無血緣的子女，於是，我們僅能由其中一方進行「單身收養」。經過嚴謹又漫長的收養程序後，在 2019 年，我們盼望許久的孩子，終於來到我們的生命裡，我們成為了母親！而這正是我們努力多年的夢想！

兒子在 10 個月大的時候來到我們身邊，那時的他，還是牙牙學語的小嬰兒，剛成為母職的我們，即使事前已經做了許多學習和各種準備，卻還是只能從手忙腳亂中學習照顧並呵護著小生命。

如今，兒子已經是個 3 歲半活潑好動的小男孩，語言能力頗好的他很會甜滋滋地向他人說著：「我們家有媽媽和媽咪，還有 3 隻狗狗和我很愛的熊寶（娃娃）。」而我們經過這段時間的磨練，已經把母職融入我們的各種身分裡，有母親也有自己、有小孩也有伴侶、有家庭也有工作。有兒子的日常生活，很平實，有著許多甜蜜，當然也少不了各種挑戰。



酷媽分享：怡如怡伶

▶ 我們現身，分享我們一家三口的故事。（作者提供）

# Angle

其實，同志家庭與收養家庭的身分，並不會讓我們的現實生活與他人有太多的不同，我們都會為了孩子吃飽穿暖、人際互動、教育學習等等，來煩心與努力。而唯一特殊的困境是，兒子在法律上只能擁有一半的親權，被迫於單親。因為《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》第 20 條限制同性配偶只能收養配偶之「親生子女」，導致我們同志配偶無法接續收養無血緣的孩子。

因為兼具同志家庭和收養家庭的兩種身分，讓我們有機會受邀到各團體或單位去分享我們成家的故事。我們把握每一次可以出席分享的機會，因為我們知道，每一次向眾人分享我們的故事，就種下一顆種子在聽眾心裡，讓普羅大眾有機會碰觸到活生生的同志家庭，感受我們的情感、我們的愛，以及目前在法律上的困境。

## 成家故事中，我們分享真心和眼淚

我們分享過的場次，少則只有 2 位聽眾，多則有近 300 位聽眾；有特別給輔導教師參與的場次，也有辦給社區老人家們的演講，各種不同的族群都有。怡如可以解析我們因為法律闕漏而面臨的困境，並且說明我們成家過程的時間序列；伶俐則特別喜歡講親子或伴侶之間愛的小故事，以及成家以來的心路歷程。因此大多時候，我們都會共同出席，分享各自擅長的部分，互相補足，讓整場演講有故事的血與淚，也有法律困境的補充。

倘若演講的時間和環境許可，我們也會帶著兒子出席。對聽眾來說，能夠現場看到我們與兒子的情感互動，我們認為是最真實、也最直接的見證力量。俗話說：「見面三分情」，我們覺得在華人社會中更是如此。即使聽眾中有對同志有偏見的人，但因為看見我們家庭的真實互動樣貌，也多少會願意卸下偏見，用新的角度來認識我們一家三口，聽聽同志伴侶成家的故事。

我們訴說的雖然是自己的故事，但卻也代表著千千萬萬個想被社會理解、接納的同志心情。一想到這裡，就會很甘願地排除萬難，把握各種與社會對話的機會。

# Angle

印象中曾有一次，是在社區的演講裡，怡伶講到：「當我把哭泣兒子抱在懷裡，跟著他掉眼淚時，我終於明白了，原來我這輩子在等待的正是這一刻——成為他的母親。」臺下一位女性長輩也跟著紅了眼眶，並流下眼淚。演講最後她回饋我們的分享，她說看到我們兩位母親，為了成為母親一路的付出，以及對孩子的愛相當的感動，她自己是個母親所以深深有感。也因為我們的故事，讓她明白，這份對孩子的愛無論是異性戀家庭或是同性家庭都是一樣的。

## 當我們一家三口一站在臺上，故事就已經開始了

分享自身的故事是如此有意義感，但也曾發生過讓我們相當不知所措的場景。

記得有一回，我們抵達社區的演講場地，才發現這並不是單純的演講場合，而是一場兼具娛樂和社交的整天活動。我們的演講被穿插在一場舞蹈表演和做貢丸之間。短短40分鐘的演講，臺下的銀髮長者們圍坐在一桌桌的圓桌旁，熱切準備著待會要做貢丸的材料，並開心地交談著，臺下是一片鬧哄哄，似乎根本沒有人在意在臺上的我們。

我們將兒子用背巾束縛在懷裡，硬著頭皮上場，用臺語簡要分享我們的故事後，下了臺只感到無比荒謬。這個單位為何要邀請我們去？我們究竟為何而來？真的有人在聽我們說話嗎？站在車子停滿滿，心卻無比荒涼的停車場，只想趕快離開這裡。

這時有個中年男人走了過來，手上拿了幾袋農產品送給我們。我們驚訝而客氣地收下禮物，接著他說：「妳們的分享很有意義。」我們愣了一下，他繼續說：「老人家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明白，但是像妳們這樣說自己故事真的很好，沒有壓力。聽一遍沒什麼、再多聽幾遍，慢慢的就會覺得這（同性伴侶成家）沒什麼，也很正常。這樣改變就會慢慢發生。」



► 社區長者力挺同志孫子。(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提供)

# Angle

原來真的有人認真在聽我們的故事，而且在臨走前給我們這番回饋。他的一席話，讓我們一掃先前的陰霾，重新看見說自身故事的重要及價值。在那之後，無論臺下觀眾是否專注，我們都清楚知道，那無損我們自身故事的價值。當我們一家三口一站在臺上，故事就已經開始了。也許可能因為某些原因，聽眾沒辦法一時沉浸在我們的故事裡，但是當聽眾能親眼看見這個家庭的三位主角，那就代表著連結的可能性。

## 我們用愛成家，也用愛與社會對話。

我們猜想，我們的現身以及我們的家庭故事，之所以有一點點影響力，並不單單只是因為我們是同志或是收養者的少數身分，而是因為傳遞了「愛」這個普世價值。然而這份愛卻因為法律的限制或多數人的不了解（甚至反對），而變得更為艱難。當聽眾能意識到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有多一點點的理解和接納，對每一個同志家庭有多麼的重要時，多半就能以柔軟的心去看待並試圖理解同志身分的困境。

在我們的經驗裡，無論聽眾的年紀為何，多數聽眾都是友善的，也大多樂於提出對我們的問題和好奇。比如：「妳們的家人支持嗎？」、「妳們如何和家人出櫃？」、「大多的人還是會希望是有自己血親的小孩，為什麼妳們會選擇收養？」、「以後要怎麼跟小孩解釋妳們的身分？」、「妳們兩個都是女生，但是收養的卻是男孩，要怎麼教小孩性教育？」、「如果未來小孩要找自己的親生母親和父親怎麼辦？」、「小孩上學之後，會不會擔心被歧視或嘲笑？要怎麼跟學校溝通？」…

我們特別喜歡回答 Q&A 的部分，因為聽眾有機會將他們對我們的好奇和疑惑提出來，我們也才能更深入分享我們的看法。而且當這些問題被聽眾提出來，聽眾也才有機會看見同志家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。對於我們來說，能跨越這一切挑戰的並不是單純的親子關係，而是「相愛的過程」、「相愛的困難」、以及「相愛的方法」，只要想著愛的連結，總會帶著我們找到上述問題的解方。

# Angle

「每個家庭都有其資源和限制，不管是異性戀家庭或同志家庭都是一樣的。有的家庭的教育資源較豐富，有的家庭在經濟上較寬裕，有的家庭在親友支援的系統較薄弱，有的家庭有遺傳性病因。如果用『資源』和『限制』的眼光來看待，那麼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二元的眼光來分別異性戀家庭和同志家庭，並且放大檢視同志家庭？我們雖然不同，卻也都相同。」

「兒子兩歲多的時候，我們寫了一封信給他，信裡告訴他，為什麼媽媽、媽咪要常常向社會大眾分享我們的故事。因為在我們相愛的過程中，深深體會到出櫃的煎熬、以及要爭取親權的種種困難，所以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還有孩子要為此感到痛苦。因此只要有機會，我們會一直說、一直說，如果我們老了、說不動了，那麼在我們這一代無法完成的願，那麼就只好交給兒子這一代的人們，繼續說他們的故事。」

在演講的最後，我們通常以這兩段做為結尾，說給聽眾聽，也說給自己聽。歧視不能消弭歧視，但愛可以，愛可以喚起愛，愛是理解、愛是共好。我們的故事起源於愛，所以也只能說我們關於愛的故事。



► 怡如背著陽陽，分享自己育兒的日常。(作者提供)